



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第3辑 · 2013)

谢地坤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第3辑 · 2013)

谢地坤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3辑·2013)/谢地坤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2

ISBN 978 - 7 - 5161 - 5051 - 1

I. ①马… II. ①谢…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 IV. ①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204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徐申

责任校对 古月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0.25

插 页 2

字 数 511 千字

定 价 8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编委会

主编 谢地坤

副主编 孙伟平

执行编辑 毕芙蓉

编辑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王南湜	丰子义	衣俊卿
孙正聿	任 平	李景源	陈晏清
吴元梁	吴晓明	张一兵	杨 耕
欧阳康	赵凤歧	夏甄陶	袁贵仁
郭 湛			

前　　言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重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发，并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努力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2009年初决定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立后，一方面注重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组织机构的建设，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别的研究室和中心等；同时又注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决定从2011年开始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每年收录全国范围内相关学科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与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小组
2011年9月

目 录

总 论

哲学的本性与位置	杨 耕(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	任 平(11)
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任务的一项历史检证	张文喜(21)
社会发展与结构转换	
——马克思的研究视角	丰子义(32)
被遮蔽的马克思	俞吾金(49)
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	
——基于中国语境的一个考察	徐长福(76)

历史唯物主义

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上)

——从马克思到后马克思主义	王南湜(87)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和发展形态	郝立新(115)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究竟是不是循环论证	韩立新(125)
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诠释路径	刘鲁鹏(145)
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范式跃迁	白利鹏 樊 勇(154)
论“革命的牺牲性”	王金林(16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孙伟平 周广友(179)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项思想史议题	张立波(191)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旨趣与路径	崔唯航(202)
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与中国哲学的话语危机 ——兼论“中国问题意识”	叶险明(213)
再论西学东渐与现代中国哲学	谢地坤(226)
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汪信砚(242)

价值论研究

价值论研究的几个疑点辨析	李德顺(269)
关于价值哲学的自设性对话	张曙光(287)
自由与平等：形式与实质的矛盾及其解决	马俊峰(305)
核心价值体系及其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陈新汉(312)

文本研究

正确评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想史地位	唐正东(319)
《大纲》与《序言》在唯物史观方面有矛盾吗	鲁克俭(331)
探寻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意义 ——重读《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冯景源(338)
马克思何以在激进民主主义上逗留 ——再现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想	邹诗鹏(351)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政治、哲学与伦理 ——以 MEGA2 中马克思文本为基础的阅读与理解	魏小萍(370)
文本研究三阶段刍议 ——以 MEGA2 文本研究为例	欧阳英(382)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卢梭与马克思：政治的生命现象学探索者	高宣扬(395)
劳动分工与个人自由 ——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思想的比较	郭忠华(411)
是基本的正义原则还是理想的社会管理规则 ——G. A. 科恩对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正义观的分析和批判	段忠桥(439)
社会批判理论之后	汤姆·洛克莫尔(450)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法国思潮嬗变中的命运及其反思	夏 莹(464)

总 论

哲学的本性与位置

杨 耕

一

哲学史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①。同时，哲学史又是“思想英雄较量”的场所，正是在这种“思想英雄较量”的过程中，哲学显示出“整体的生命”，成为一个“真理的王国”。问题在于，哲学不仅是一个“真理的王国”，而且是一个问题的王国，在这个问题的王国中，最折磨哲学家耐心的问题就是：哲学的本性是什么？哲学的位置究竟在哪里？用一位日本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对哲学家来说，最恶毒的问题莫过于问他“哲学是什么”。

考察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哲学“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全部知识的基础”和“一切科学的逻辑”，是知识的“最高智慧”和人生的“最高支撑点”；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观点，哲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判天地之美，折万物之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在现代西方人本哲学看来，哲学关注并要解决的是人的“精神的焦虑”、“信仰的缺失”、“形上的迷失”、“意义的失落”和“人生的危机”等问题；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看来，“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22页。

“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①。而在现代新儒学看来，人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了人生境界，哲学就是要使人具有人的精神境界和理想生活，即“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②

另外，苏联马克思主义认定，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的某一领域，得到的是某种特殊的规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或世界的普遍联系，得到的是普遍规律；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就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③，“理智地消除以至推翻既定事实，是哲学的历史任务和哲学的向度”^④。

这些关于哲学的本性与位置的特殊或复杂的论述印证了黑格尔的见解，即“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⑤。的确如此。作为同原始幻想相对立的最早的理论思维形式，哲学是同科学一起诞生的。然而，对于什么是哲学，又从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不存在为所有哲学家公认的哲学定义。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派别的不同哲学家对哲学有不同的看法，不仅哲学观点不同，而且哲学理念也不同。哲学是什么、哲学的位置在哪里因此成为最折磨哲学家耐心的问题，由此导致哲学“总是被迫在起点上重新开始……从头做起”^⑥。

在笔者看来，这是科学史、思想史的正常现象。科学史、思想史表明，任何一门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外，往往还要回

^①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③ 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257页。

^④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167页。

^⑤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

^⑥ 石里克：《哲学的未来》，《哲学译丛》1990年第6期。

过头去重新探讨像自己的对象、性质、内容和职能这样一些对学科的发展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哲学不仅如此，而且更为突出，用石里克的话来说，这是“哲学事业的特征”。实际上，哲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理论内容和社会职能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规定，也不可能形成超历史的、囊括了所有哲学的统一的哲学定义。不同的哲学之所以能被称为“哲学”，就在于它们都具有寻根究底、追本溯源，并进行前提批判的性质。这就是不同哲学的共同性质，是哲学的“本性”。可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何谓根与底、本与源，如何进行前提批判，认识上的分歧就立刻产生了。

从根本上说，哲学的位置是由实践活动的需要决定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从直接性上看，哲学的位置是由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的。不同时代的实践需要、认识水平和知识结构决定了哲学具有不同的位置。古代的实践需要、认识水平和知识结构决定了古代哲学的“知识总汇”这一位置；近代的实践需要、认识水平和知识结构决定了近代哲学的“科学的科学”这一位置；现代的实践需要、认识水平和知识结构决定了哲学分化为科学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流派，其中，分析哲学着重对科学命题的意义分析，存在主义哲学注重对人类的“存在主义”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则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其志在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二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②。

哲学要成为“真正的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要关注自然科学。马克思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人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就“变得枯燥乏味了”，不仅“在理论上威信扫地”，而且“在实践上已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威信扫地”^①。此时就应改变哲学的这种存在形态。恩格斯指出，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然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②。因此，随着自然科学的划时代发现，唯物主义也必须改变自己的形式。二要关注政治。马克思在评论费尔巴哈哲学时指出：“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③因此，哲学的批判要“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把握它们”^④。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就是通过哲学的政治效应实现的。三要关注“时代的迫切问题”。“问题”是表现时代状态的“实际的呼声”。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哲学体系都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解决了它那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时代的迫切问题”反映的实际上是人类在特定时代的生存困境，并与人心向背密切相关，反过来说，人心向背体现的就是“时代的迫切问题”。因此，哲学又必须关注人心向背，“把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从而成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⑤，成为“真正的哲学”。“最不可取的是仅仅根据威望和真诚的信仰来断定哪一种哲学是真正的哲学。”^⑥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为历史服务”的社会批判理论。

哲学具有历史性，同样，哲学要“为历史服务”。然而，“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巫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⑦因此，必须“否定迄今为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1—1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44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9页。

^⑤ 同上书，第12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页。

的哲学”，否定“独立的哲学”。“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① 这就是说，哲学必须具有批判性。联系到马克思后来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哲学这种社会批判理论包括经济（资本）批判、政治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批判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真正现实”，从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做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②。换言之，哲学是通过社会批判“为历史服务”的。

再次，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学说，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和人类解放的“头脑”。

哲学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③ 因此，哲学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宗旨是“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哲学因此应该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学说。

在现代，现实的人的发展的问题首先就是消除人的异化、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在这个革命和解放的过程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④。而哲学的作用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人类解放的“头脑”。哲学不是黄昏中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仅仅进行事后的“反思”；哲学是黎明时分“高卢雄鸡的高鸣”，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换言之，哲学是反思、批判和预见的统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② 同上书，第416—4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5页。

最后，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学说。

哲学不能仅仅“为了认识而注视外部世界”，相反，“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①，在使“世界哲学化”的同时，使“哲学世界化”。这就使“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使哲学这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就“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②。这就是说，哲学既要“入世”，又要“出世”；既要把握世界，又要改变世界。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

在现代，哲学不应关注所谓的世界的终极存在，而应关注人的现实存在，关注“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对象、现实、感性”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本身也是在实践活动中自我塑造、自我改变、自我发展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因此，要实现人类解放就必须改变世界。换言之，哲学必须关注实践，反思“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哲学批判必须和实践批判结合起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④

这，就是马克思视野中哲学的位置。

三

正是以上述的哲学观念为理论前提，马克思创建了一种新形态的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2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④ 同上书，第55页。

学，即“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① 哲学、“为历史服务”的“批判的哲学”、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哲学的本性与位置这一新形态的哲学就是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理论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与此同时，使哲学理论基础从宇宙本体论转向人的生存本体论，使哲学的理论职能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

19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揭露并消除这种异化因此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然而，西方传统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无法完成这一“迫切任务”。这是因为，西方传统哲学在“寻求最高原因”的过程中把本体同人的活动分离开来，同人类面临的种种紧迫的生存问题分离开来，从而使本体成为一种同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无关的抽象的本体。以这种抽象的本体论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哲学向人们展示的实际上是抽象的真与善，无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无法将现实的人带出生存的困境。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创建一种新的哲学，揭露并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时代的迫切问题”。

为了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必须探讨人的生存本体和现存世界的本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创造了人的存在，因而构成了人的生存本体，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及其扬弃也是在实践活动中发生和完成的。因此，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才能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现实的人总是生存于现实的世界中，而现存世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实践因此又构成了现存世界的本体。现存世界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制约甚至决定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现存世界的状况如何，现实的人的状态就如何；要改变现实的人及其生存的异化状态，首先就要改变现存世界。因此，“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②。

在马克思哲学的视野中，实践不仅是人的生存的本体，而且是现存世界的本体，因而是改变现存世界、消除人的异化的现实途径，是“确立有个性的个人”这一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状态的现实途径。这样，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9—1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